

婚姻
家庭

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,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?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,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,现实又是另一回事。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,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,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,更是一台“金钱粉碎机”。她焦虑、烦躁、易怒,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。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,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……

第一次独立带孩子

她回想着刚刚自己说过的话,发现很伤人。她爱吕森,希望吕森多陪陪自己和孩子,可为什么这么简单要求都得不到满足呢?是自己的命不好,还是自己太挑剔?

清早,熟睡中的吕森觉得有人在看自己,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,发现汪露露正抱着孩子怒气冲冲地站在自己床前。他吓得“妈呀”一下喊了出来。“不用管我叫妈,就算我辈分长了也轮不到你叫。原来怎么叫就怎么叫。”汪露露冷冷地说。“老婆,你怎么起这么早啊?”吕森想到夜里自己没有起来帮过汪露露,自知理亏,立刻讨好对方。“孩子几点醒,当妈的就几点醒。孩子几点睡,当妈的就不一定几点睡。这点常识都不懂,你怎么当爹呢?瞧你睡得像只死猪。不对,还没有死猪好看呢。”汪露露气哼哼地抱着孩子转身回卧室。

吕森从枕头下面抽出手机一看,天哪!已经九点三十了不说,还有6个未接电话,全是老家打来的。“喂,妈,我今天回去,肯定回去。几点不一定,我刚起来。对,你不用着急。好,好。”汪露露听到吕森刚刚睡醒就开始往家里打电话,她又炸了。

“吕森,九点三十分了,你想饿死我吗?不为我想也要为孩子想,就算我不吃孩子也要吃。现在谁主谁次你应该能分清楚。别一天总想着往老家跑,现在我们娘俩比你妈更需要你。”汪露露一口气儿把话说完,把自己憋个够呛。

“你别大清早就找事儿。”吕森夹在妈和媳妇中间很是窝火。宋美兰那里催着他回去订酒席,统计人数;汪露露这里两张嘴等着自己做饭。岳父岳母现在还没到位,即便是到了自己也不能说走就走。不管怎么说,这个家是自己的,老婆孩子的事还要自己负起责任来。男人啊,没有孩子的时候觉得压力大,有了孩子以后压力更大。责任啊,一家子的重担全部压下来了。吕森觉得肩头好重,好重,无人能够分担。

“我找茬打仗吗?家里什么事情用到你了?从生孩子那天起,你无非就是跑跑腿。还做什么了?哦,对了,你妈来的时候你照顾她来着。吕森,你拍拍良心好好想想,我汪露露是吃你的了还是喝你的了?现在有了孩子了,你说我没事儿找事儿。是我没事儿找事儿还是你家里没事儿找事儿?现在我们这里什么情况他们知不知道?办满月酒,要办就办啊,我们没干涉,凭什么非让你回去?不知道孩子现在离不开爸爸,儿媳妇离不开老公吗?”汪露露的火气彻底上来了,憋了一天一夜的话终于像连珠炮似的讲了出来。

“你懂点事好不好?我父母年龄大了,张



罗不起这种事情。”吕森也生气了。在他看来,汪露露永远看不起自己的父母,永远不理解自己的家庭。

“我不懂事还有谁比我更懂事?你妈来了帮忙干什么了?除了大清早起来看电视就是做不熟大米饭,她在这里的时候比她不在的时候还乱。哦对了,我想起来了,她说是来享受的。吕森,我告诉你,让她来是因为我生孩子了,生了孩子婆婆应该做什么我想你比我更清楚。来享受可以,不是这个时候。我这人够通情达理了。哦,给我1万元,你吕森偷偷藏了5000元,我说什么没有?我要了没有?你还想要求我怎样?难道这次让我欢天喜地地陪你回去臭得瑟?”汪露露索性把霖霖放在婴儿床上让他自己玩。这次霖霖没有哭,小家伙自娱自乐很开心,他还不知道父母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。

“我知道你看不上我家,看不上我。说白了不就是差钱吗?如果我家有钱,你还至于这样吗?行了,行了,我懒得和你吵。”吕森穿上衣服往厨房走。尽管生气,他还是要给母子二人做饭。就算想饿大的,也不能把小的饿到。何况现在只有大的吃饱了,小的才能吃上奶。

汪露露是个吵架的好手,从来都是不依不饶,她追到厨房又着腰瞪着吕森说:“对,就差钱了,拿来吧。不求太多,就要5000。”

“美得你,就不给你,随你便。”吕森没想到汪露露生了孩子以后居然越发歇斯底里起来。

“你行,我记住这句话了。你做的饭我不吃,你走吧。这个家不需要你,孩子不需要你,我也不需要你。回家找你妈去吧。一辈子听你妈的话,做个乖乖的好宝宝。”汪露露没想到吕森的态度能如此强硬,她委屈得哭了起来。“爱吃不吃,我是做给自己吃的。”吕森自顾自地开始在厨房里做早餐。

18

官场
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,84起官场风波,66个党政部门,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,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,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,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,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,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只见曾宪刚浑身是血地跪在床前

侯卫东坐着依维柯客车回到了益杨,下车刚好是六点二十分。

“疯子,你赶快坐出租车回来,今天杨莽子用猎枪打死了一头野猪,提了半边猪肉到我家里。我约了秦大江、唐桂元和杨柄刚,在家里喝酒。”这一顿酒,喝到了十一点才散伙,他们几人凑在一起,多数时间是在谈今后石场的发展,倒没有喝得太猛。几人微微有些酒意,打着电筒,各自回家。

在曾宪刚屋外的树林里,躲着5个年轻人,他们一直观察着屋里的动静。一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道:“他妈的,真香。”另一位脸上带着伤疤的人低声且凶狠地道:“等会进去的时候,别他妈的啰嗦,男的敢反抗,捅了。”他的话带着寒意,另外4个年轻人都怕他,不断地点头。

酒席散去,主屋的灯也关了,曾宪刚老婆在厨房里洗碗收拾。带疤人观察了好一会,从怀中取了一块煮熟的牛肉,牛肉里加上特殊香料和麻药,专门用来吸引看院狗。这是当年在监狱里一位老犯人教给他的绝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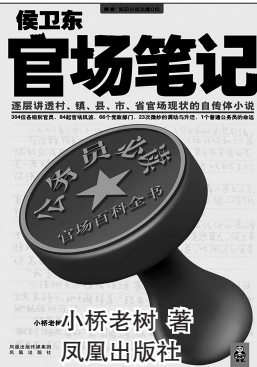
侯卫东回到了家里,他打开电视,将电视搜索了一遍,找到了《东边日出西边雨》,便躺在床上漫不经心地看着。忽然,床前的座机刺耳地响了起来。此时已是凌晨一点,这么晚打过来,让侯卫东有些纳闷和紧张。

“家里被抢了,快过来……把卫生院的医生喊过来……张兰不行了,快点。”曾宪刚的声音很清晰地传了过来,断断续续,说话如扯风箱一般,极为艰难。曾宪刚家不久前安了电话,由于爱惜电话,曾宪刚老婆就用布块将电话盖得严严实实。几个蒙面人根本没有想到他家有电话,就没有扯断电话线。侯卫东如触电一样,从床上跳了起来。他冲上四楼,猛敲习昭勇的大门,大致告诉习昭勇事情经过。“老习,你去叫卫生院的人,我去把客车司机叫起来。”侯卫东虽然慌乱,思路却很清晰。

侯卫东又跑到高长江房间,将他从床上敲了起来。几个人动作都很迅速,从接到电话到开客车至曾宪刚的家,也不过半个多小时。

大家刚走近大门,就闻到浓烈的血腥味道。侯卫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,习昭勇走到最前面,道:“大家别乱摸乱动,不要破坏现场。”他用电筒照了一下里面的情景,戴上手套,摸到门前的灯索,将电灯打开。

侯卫东等人都站在门口,只见曾宪刚浑身是血地跪在床前。电话筒掉在一边,而曾宪刚老婆仰面躺在地上,血水流了一大摊。众



人都被里面的惨景惊呆了。由于开石场赚了钱,为了方便联系,侯卫东买了一部手机。

习昭勇最镇静,道:“手机给我。”他接过侯卫东递过来的手机,拨通了公安局值班室的电话,道:“我是青林派出所习昭勇,青林镇上青林尖山村曾宪刚家里发生了入室杀人案。”

乡卫生院的医生就进来检查两人的情况,侯卫东在门外焦急地问道:“李院长,情况如何?”李院长检查了一遍,脸色极为沉重,道:“曾宪刚还有呼吸,他老婆完了。”

3个多小时以后,公安局的警车到达了曾宪刚的家。又过了20分钟,救护车也过来了。经检验,曾宪刚的老婆被砍开了喉咙,当场死亡。曾宪刚身中九刀,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。县医院急救医生给他戴上了氧气罩,便开着车直奔县医院。支书唐桂元带了些钱,跟着救护车,去了县医院。

县刑警大队和闻讯而至的青林派出所民警,开始了案侦工作。他们在院子外围拉出了警戒线,将大灯打开,开始收集指纹,提取其他相关证据。一位三十来岁的黑瘦警察将侯卫东带到了堂屋,开始进行讯问。

等到所有工作做完以后,天边已有一丝亮线。尖山村的妇女主任就张罗了一大盆面条,十几个警察们就坐在院子稀里哗啦地吃着面条,半夜从被窝里爬起来,又忙了几个小时,这些警察们也着实累了。

惊魂稍定,习昭勇和田大刀就从青林派出所回到了小院子,高长江和侯卫东就来到习昭勇家中。商议了详尽的防范方案,众人这才放下下心来。下午,侯卫东稍稍睡了一会,就坐了一辆货车,到益杨县医院去看望曾宪刚。曾宪刚实在是命大,身中九刀,一只眼珠被砍爆,肠子也被刺成几段。但是,奇迹般地没有刺中要害部位,最危险的一刀是擦着心脏刺进去的。

经过紧急抢救,曾宪刚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。侯卫东去看他之时,他被包成了粽子,在床上昏睡。曾宪刚的哥哥曾宪力是转业军人,在益杨供销社工作,他在医院照顾曾宪刚。

侯卫东离开之时,将曾宪力叫到一边:“我叫侯卫东,与曾宪刚合伙办了一个芬刚石场。我从石场提了一万块钱,你先拿着给他治病。这是我的手机号,有什么事情就联系我。”

37